

汪楫琉球之行的意义

□刘水

明清时期中琉来往频繁，这中间产生了不少文献书籍。虽然随着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不少文献的缺失使我们如今无法观其全貌，但我们依旧能够凭借保留至今的部分窥其一二。清康熙二十一年，考虑到琉球王的恳切请求及清廷巩固统治的需要，在礼部及朝廷官员的举荐下，康熙帝选派汪楫担任册封琉球正使，翌年率使团出使琉球。在明清与琉球建立的封贡关系中，汪楫是首个以翰林院词臣身份受命往封琉球的，因此汪楫的琉球之行在清代中琉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中琉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还为现代中国学者研究琉球问题提供了有效证据。

一、汪楫出使琉球的缘由

汪楫，字舟次，号悔斋。康熙十八年（1679）由翰林训导荐应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兼修《崇禎实录》。康熙二十一年（1682），汪楫充册封琉球正使，翌年率使团出使琉球。

中国与琉球隔海相望，明初琉球入贡，为中国藩属，每逢国王嗣立，辄入朝请封。此次册封起初是打算由前来进贡的琉球使团带回册封诏敕及谕祭文，但遭到琉球使臣的强烈反对。由于派遣藩属国的册封使臣被看作是皇帝的威严与国家的形象，即相当于琉球王的正当性正式得到了皇帝的承认，因此琉球使臣恳切要求清廷派使者前往册封。

康熙帝有意加强对琉球及海疆管理，故尤其重视此次册封使的选派。在汪楫和副使林麟焜两人被礼部推举后，亲自向内阁大学士了解两人的情况，当得知汪楫“文学颇通”“人亦甚优”且亦在史馆参与《明史》修纂的情况后，才正式批准其担任册封使。其目的就是希望此次出行能够加强两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巩固清廷对其的统治。

汪楫出身翰林院，参与修撰《明史》，有职业嗜好，对琉球王室的历史，尤其是王室世系很想弄清楚。另一方面，汪楫确实需要此次琉球之行来证明自己，这与其人生经历不无关系。年少时多次的科举失利让他觉得无颜面对父母，终于在接近知天命的年纪才举博学鸿

词，迈出了人生中的一大步。琉球正使对于汪楫而言，是对多年来埋首制举的自己和白发苍苍的父母的交代，出使的成功可能也意味归来之后仕途的顺遂。所以即使危机重重，也不能阻止他前进的脚步。

二、汪楫琉球之行的艰辛与不易

在现代的航海中，不仅可以借助GPS、北斗等仪器精确定位，还能通过电子雷达、定期及时更新的海图等规避危险。但就算在这样的条件下，保持精确的航向也是不容易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哪怕细微的偏差，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航行过后，都会与正确的目的地相距甚远。更不用说以清代时期的航行条件，这一路必是危险重重。

海上情况变幻莫测，稍有不慎，船只便有倾覆的危险。《观海集·神飙》云：“惊涛万里势搏空，三日神飙笑卷篷。”该诗描述了使团舰队经过赤尾屿黑水沟附近时遇到的惊涛骇浪。《观海集·黯淡滩》云：“曲折凭孤棹，安危仗一夫。”全船人员的安危系于一人之手。想要安全地抵达目的地，只能凭借丰富的航行经验、高超的船舶驾驶的技术以及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能力。

对于长期居于陆地、之前未曾涉海的汪楫而言，出使琉球不仅是对于其身体的严峻考验，更是对其心理素质的极大挑战。潘耒《送汪舟次奉使琉球序》曰：“琉球去闽万二千里，浮孤航绝，大海有风涛震撼之虞，君不以为戚。”

海上航行距离之远所带来的飘零之感以及其附带在心理上的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茫茫大海之上，短缺的日常物资、多变的海上天气、枯燥的航行生活，诸多因素带给船员的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

三、汪楫出使琉球的意义

其一，开创了以翰林院词臣身份出使琉球的先例。明代册封琉球使臣大多从行人、给事中选派，且遴选过程中人员选定标准不高，故时有恶性事件发生。依照明朝的习惯，清朝第一次册封派遣的使臣是分别出身六科、行人司的张学礼、王瑋。两人此次出使同样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礼部将张学礼出使之失归为三点：耗时长久、耗费繁巨、作用未著。

由于张学礼的缘故，朝廷认为遣使琉球意义不大，故汪楫出使琉球遇到不少阻力。尽管如此，汪楫还是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了此次册封任务。汪楫此次出行，不仅在人力物力方面相较于前人张学礼大大缩减，还完成了康熙帝赋予“化之以道德，率之以礼乐文章，海其所不知，而匡其所不逮”的使命。其归来撰著，开了清人编纂琉球史的先河。其酌定之仪注，亦为后来琉球使臣效法。汪楫之后，清代历次的册封琉球使臣均出自于翰林、内阁等机构。

其二，加深了清廷对琉球的文化输出。在汪楫出使前，有关琉球的沿革，无论是明廷，还是清廷，都不甚了解。汪楫出使归来所撰

《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等帮助清廷了解了琉球的历史等，因而康熙能够妥善处置与琉球之间的关系。汪楫完成册封任务返程之际，琉球王请求汪楫向康熙帝奏请留学生前往清朝学习，“地处弹丸，常惭鄙陋，执经无地，乡学有心。”（康熙二十五年秋，琉球国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曰孜等入监，命工部给罗绢为秋衣。……礼待甚厚。”可见康熙不仅批准了琉球王的请求，还给予了前来学习的琉球学生较高的待遇。往后琉球派遣学生于太学学习遂成定例。

其三，验证了钓鱼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南侧有一海沟名曰“黑水沟”，今称琉球海沟。黑水沟进入使臣的著作是从汪楫开始，汪楫《使琉球杂录》中记：“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封舟至赤屿，当天‘薄暮过郊，或作沟’，汪楫不解，询问同舟之人：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顶者恰当其处，非虚度也。船员根据观测到的海水颜色称之为“黑沟”“黑水沟”，并认为此是中外之界，穿越黑水沟即至琉球之境。据此可确定，清初已明确将黑水沟作为中琉之界，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一事毋庸置疑。

明清两代，琉球臣属于中国，其间历代琉球王登基，均会奏明、清朝廷派使册封，因此可以确定的是，琉球在历史上曾长期稳定地成为我国的附属国。如今，我们可以尝试从汪楫的诸多记载中寻求证据。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

六横岛与角抵戏“东海黄公”

□乐佳泉

有人说：角抵戏“东海黄公”是中华戏剧之源。这个发生在现今六横岛古时“黄公山”的故事，曾经家喻户晓。

黄公冀灰白虎得岛名为“黄公山”

六横岛具有久远的住人历史。据悬山岛出土的铜铸等文物证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岛上就已有人类活动，而悬山岛历来是六横岛的附属岛屿，去悬山岛必经过六横岛。

六横岛最早叫“黄公山”，由黄公冀灰白虎的传说而得名。据传当时岛上有白虎出没，贻害百姓。这一传说最早见于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其曰：“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灰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张衡的记载虽然简略，却清楚地道出了“在东海某地，有个叫黄公的人，拿刀去捕杀老虎，却反而被虎所杀”。还说明了被杀的原因，是因为“挟邪作蛊”，才导致杀虎失败。

而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则对这一事件有着更为详尽的记载：“有东海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佩赤金刀，以绛缙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比之张衡的记载，葛洪的记载就要详尽得多。在东海郡有个叫黄公的人，年轻时就练成了法术，能制蛇御虎；还对其穿着和法术行为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佩赤金刀，以绛缙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同时还对东海黄公冀灰白虎，为虎所杀的原因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是因为“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所致。并对东海黄公冀灰白虎的时间、地点都有了极为清楚的交代：时间是秦朝末年，地点是在东海郡。当然，在明末冯梦龙纂辑的《醒世恒言·大树坡义虎送亲》中，我们也能找到黄公杀虎的痕迹：“当初黄公有道术，能以赤刀制虎，尚且终为虎害。”

当时的西京应该就是现在的西安一带，与“东海”相隔千山万水，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黄公冀灰白虎”的事应该过了很久才传到西京，而能被文字记载下来，那肯定是非常奇特的了。而《西京赋》是东汉文学家、科学家张衡所作，主要描述了当时长安的繁华景象及文化发展。《西京杂记》则是一部描写西汉的杂史，该书既有历史也有西汉的许多趣闻轶事。从这些史书的点滴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一个在繁华的西京，一个在偏僻的“东海”，但因为冀灰白虎的故事使黄公名声在外，由此这个岛被称为“黄公山”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黄公只是来冀灰白虎，并没有记载其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啊？有这种疑问也在所难免，不过，穿越时空，我们的

脑海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秦末时期，许多山峦、岛屿还是人迹罕至，也没有名称，几户居民为躲避战乱来到岛上，自给自足；忽然某一天，一只吊睛白额大虎出现在岛上，不时地伤人，人们惊呼四散，此事被法术高超的黄公知道后，即来岛上杀虎。但当时的黄公已年老体弱，再加上饮酒过度，法术的功力已经失去了一大半；面对扑腾上来的老虎，他还是自负地念咒施法，挥刀与老虎搏杀，最终反而被老虎害死。尽管冀灰白虎失败，但黄公来到岛上肯定居住生活过一段时间，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不可能一踏上岛就跟老虎搏斗。还有一个原因是黄公在当时是一名懂法术的名人，其来岛上冀灰白虎也是一种义举，所以为了纪念他，将此岛称为“黄公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黄公”也可能是尊称，具体名和字叫什么，都没有记载，也无法考证。

至于为什么将岛称为山，是因为旧称岛为海中之山，故云。

角抵戏演绎了“东海黄公”的故事

中国的戏剧最早是由原始歌舞演变而来，一些原始氏族的男女老少，在祭祀或庆典的时候，用歌舞表现日常的采集果实、渔猎驯养、农耕编织、男欢女爱等。到春秋（公元前770—前476）时期，又出现了“优”，“优”是以歌舞、作乐、杂耍等形式服侍于帝王。

而对于戏剧的定义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艺术。它包含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达到叙事的目的，通俗一点说，就是必须要有故事。而角抵戏“东海黄公”似乎已达到了这个要求。

角抵戏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表演形式。角抵原是两个人用角力的形式进行表演，以强弱定胜负，就像现在的摔跤和柔道，但因为其表演者会穿上特制的衣服，角抵时还伴随着夸张的肢体动作，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娱乐性。随着角抵艺术的深入，角抵艺人为了吸引观众，开始将日常生活故事加入到角抵之中，这样就渐渐形成了角抵戏。当时的“角抵戏”规模盛况空前，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乐馆。”平乐馆是汉宫殿，上林苑“广长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马骑”。上林周围三百里的人都来观看角抵戏，不仅反映了角抵戏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喜欢看，而且也说明角抵戏已有一定规模。

“东海黄公”的故事最早是在秦朝末年，东海出现白虎，自负的黄公仍想拿赤金刀去制服它，可惜法术不起作用，反被白虎咬死了。因为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东汉时期，就有民众根据这个故事，将之编成一个节目上台表演。后来汉明皇帝把它采入宫廷，作为角抵戏的一个节目。

角抵戏“东海黄公”不像一般的角抵那样，由两个角力者上台竞技，以强弱决定输赢，而是根据预先设定的人物造型，以及故事情节，循序渐进地演绎出一段情节。表演的时候，有人物出场，遇见老虎、人虎相斗、反复搏杀、人被虎杀等一套完整的情节，具备了人物、情节、冲突、结局等要素，甚至还有悲壮的高潮，都进行了预先的排练和设定；并由两个人表演，一人扮演黄公，头上裹着鲜艳的红绸布，脸上戴着画有图腾的面具，腰间佩着一把金光闪闪的赤金刀，另一人则扮演成白虎，戴着虎形头套，披着虎形麻布，作匍匐或虎跳状。表演中，黄公出场时一副英雄义士的气概，遇虎时口念咒语，拔出赤金刀，老虎则跳起扑腾过来，然后相互搏斗等等。尽管现在看来，这些表演略显粗糙，情节也显得非常简单，但这是中国戏剧的雏形，更有人称角抵戏“东海黄公”是中华戏剧之源。

据《汉书·西域记》记载：武帝时“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套，海中磬板，曼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而在《后汉书·夫余国传》也有这样的记载，东汉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可见在汉朝，皇官贵族们不但自己喜欢看角抵戏，而且还会在宴请招待外夷宾客时将之献上，就像现在有些奢侈的饭局，席间会用歌舞助兴一样。

黄公最终虽然被老虎咬死，但他的死有一种英雄般的悲壮，毕竟黄公是到岛上为民除害的。所以说，角抵戏“东海黄公”被汉代皇官采纳，既有歌颂的意味，又有警示的作用，但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是一出好戏。

“东海黄公”冀灰白虎就发生在六横

可以想见，当时虎患是极为平常的事。在许多史料中，可以发现，舟山有许多地方都有老虎出没，据清乾隆年间修的《定海厅志》记载：康熙十九年二月二日，虎大横，白昼食人。从中可以得知，在大白天老虎就敢出来吃人，说明在当时的舟山老虎出没还是很平常的事。那么，为什么传说黄公冀灰白虎的事就发生在今日的六横岛呢？

黄公山一名，早在唐杜佑所著的《通典》中就有描述，说黄公山在余姚郡东大海中。余姚郡东——展开地图，就能发现唯有舟山符合这一地理位置，这就将“黄公山”是在舟山境内”确定了下来。

而在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则是第一个将黄公冀灰白虎的事与黄公山联系起来。志

云：黄公山在海之南，峰极峭峻，绝顶有石碣，字漫灭，不可句读。或云：晋时隐者黄公，善神术，制白虎，毙于此山。这里提到的黄公却在晋时期，而前面所说的却在秦末，似乎有时间上的出入。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元代记载中也有出现，推断应该是：由于当时是蒙古人统治时期，对汉文化的打压非常严厉，记录这件事时可能参照了晋时的史书，故错误地将黄公也说成是晋代的。不过无论怎么变，这黄公冀灰白虎的故事还是流传了下来，其“毙于此山”，也将黄公同黄公山联系在一起。

而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对黄公山的描述则更为详细，称岛的附近有浮涂山，又名浮涂山，有巍石山，有滕香山等等。南宋宝庆《四明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也提到上述三个地名，只是浮涂山异化为渤涂山、渤涂吞。南宋宝庆《四明志》中的“昌国县境图”标明，黄公山上有广福寺、黄公祠。而现在的六横岛，在蛟头通往龙山的半山腰上，也有一座寺庙，叫“黄荆寺”。也许这“黄荆寺”跟当年的黄公祠，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到了康熙年间修《定海县志》时，上述地名都没有记载，这可能跟历史上舟山诸岛曾遭遇多次海禁有关。清藏书家朱绪曾认为：古志无六横，今志无黄公；这位咸丰年间以研经博物闻名东南的学者断定：六横山就是黄公山讹传而来，而潭石就是今日之礁潭，滕吞就是今日之葛藤吞，巍石山就是今日之石柱头，渤涂就是今日之佛渡。

昔日黄公山，就是今日六横岛。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算古时的“黄公山”就是现今的六横岛，但有人还是会提出异议，黄公去杀老虎就直接说“扑杀”或“捕杀”，为什么要用“冀灰”二字，这跟现今的六横岛又有什么关系呢？

“冀”应该好理解，是希望、期望的意思。而“厌”其实是道教术语，有用一种咒符或法术来制服对手的意思，因为在许多懂法术的得道之士眼里，用“杀”字太血腥，而且也显示不出咒符的功力。而巧合的是，现在的六横岛一些“老麒人”（对年老又有知识的人尊称），遇到子孙结婚，需要杀猪杀羊时，不会直接说“杀”字，而是说“厌猪”“厌羊”。

旧时，六横“结婚人家”需要全村人来帮忙，“帮忙人”的分工就用红纸写上“执事单”，贴在堂屋的门前，其中一项就有“厌猪”“厌羊”某某人，跟“局房”“托盘”“侍郎”“打杂”等帮忙人并列在一起。后来，因为有专门的师傅上门宰杀猪羊，也为了图省事，就将这一帮忙人分工跟“打杂”合在了一起。

这是巧合还是角抵戏黄公冀灰白虎时的余音？显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用现在的话来说，“东海黄公”其实就是“六横黄公”，它反映了发生在这个岛上一件重大的事件。